

等你醒来

紫苏

每个周,我都和老伴回到老宅住上一两天,在门口的小菜园里浇浇水、弄弄菜,细数琐碎的光阴。

身为年过半百的资深中年妇女,生活越发闲适了,无意在抖音里消耗时间,闲暇时便和老伴或一起劳动,或一起读书作画,闲适度余生。

今春的菠菜和蒜苗长得热烈而积极,相比之下,沙参就有点懈怠了。这几日,小油菜也长得越发结实,差不多有一拳头高了。邻居阿姨给种的小香葱,也长到二三十厘米了,绿油油地挺拔着。

回来给它们松松土、浇浇水、间间苗,和它们深情地对望,偶尔也聊聊天、握握手,纤手染清香。这香,是香菜、油菜的本味之香,绝非花草草可比,如同春天染指岁月,心情就和春天一样美好了。

一番浇水、拔草后,已经十点多多了。太阳出来了,有些晒,也有些累了。于是我对老伴说:“我累了,先进屋喝口水看一会儿书,你也歇一会儿吧。”

他说:“你回去吧,我问一下菜苗,中午咱就吃小菜苗吧!”我答应着回屋了。洗罢手,煮一壶老茶,伴随着水咕嘟咕嘟地沸腾,茶也在水里翩翩起舞,颜色由浅渐渐变深。

这起伏伏的姿态,像

极了人生,是不?

来到书房,随手拿起一本书,是仓央嘉措的诗集。翻到哪页读哪页,主打一个随意。我还是很喜欢纸质的书,每次打开,闻到那淡淡的墨香,就如同见到故人一般亲切和自然。上次看过的地方,还有我随手折下的三角形折痕,于是一边喝茶一边读起来。谁知读了不一会儿,困意袭来,便挪到大炕上躺着读,不知不觉手倦抛书,昏昏睡去。

其间我恍惚听到由西邻传来的声音,老伴好像在和邻居聊家常。后来,还感觉到老伴儿走进来,小心翼翼地帮我取下眼镜。再后来又隐隐约约听到他在厨房做饭的声音。

在我的潜意识里,是想和他一起做午饭的,可是身体完全没有听从意识的呼唤。窗户开着,梦里感觉到有微微的风吹过小腿。老伴儿对我说:“南墙冰凉冰凉的,别把腿放墙上……”彼时我已分不清是梦还是真的,但梦里感觉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再后来,听到老伴儿轻轻开门的声音。我抬头问:“几点了?是不是下午了?我睡了多久啊?”他说:“快十三点了,我都进屋三四次了,快起来吃饭吧。”

来到餐桌前,我开心地笑了——他不仅热好了包

子,还做了新鲜的玉米粥。金灿灿的粥里放了几朵小香菜叶子,色味双绝呀!更让我欣喜的,还有一盘腌制的小油菜苗。好久没有吃这么简单却又这么可口的饭菜了。

最近聚会有点多,油腻的重口味真是吃多了,突然这么粗茶淡饭简单一点,实在是妙不可言。尤其是那玉米粥,除了玉米原汁原味的鲜,还有淡淡的咸味儿。最提味儿的是就地取材的小香菜,既增色增味又提鲜。

我最喜欢的是那盘小油菜,今天是第一次间苗,没想到他居然巧妙地趁着我睡着的时间用盐腌了又蒸出来。小小的油菜卧在小碟里,看着就有食欲。这可是我多年以来一直钟爱的味道,和粥是绝配。

我说:“你现腌的?”他说:“是啊,也没给切断,因为你喜欢长长的,可以缠着馒头吃的那种感觉。”我笑而不语,知我者,唯他也。

这一餐我吃了,吃到撑的感觉,好像只有这样,方不辜负他做好了饭菜后,长时间等着我醒来。烟火人间,细碎之爱亦可贵,当爱情升华为一辈子的亲情,生活的琐碎碎碎,早已将所有的爱深藏于不言中。有一种爱,叫做做好饭菜等你醒来。

生命的思索

刘峰燃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有多少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?在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,我们也要想办法拼命活下去。生而为人,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山那边,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,所以再高的山,也要努力翻过去。

生活,就是生下来活下去。路是自己的,无论怎样,都要充满信心地走下去。既然无法控制别人,就控制好自己,既然无法左右世界,就让自己的心态平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有的人以天地为家,思想自由驰骋,无拘无束,快乐自在;有的人以家庭为主,在斗室中丈量人生,也感到自由快乐。想起《敕勒川》这首诗歌,“天苍苍,野茫

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内心有了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的恢宏阔大,自会走出小我的迷茫。

我们的地球在银河系的空间中,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水蓝色小点。个体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,不过是白驹过隙。岁月有轮回,生命有来去,生活就是一场修行,它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,它总是会在某个时段,塞给你孤独、寂寞、失败、痛苦,磨砺你身心。学会不动声色地活着,在凄风冷雨里微笑着眺望远方,透过岁月的云烟,看到远方的诗和鲜花,才是真正活到通透。

循着命运的轨迹,往前走吧!相信勇敢前行的脚步,终会踏过坎坷,丰盈自己的人生。

接受教育

丁新军

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,每年我都要回父母身边住一阵子,每次在父母身边,都能感觉到是在接受再教育。

我受到的教育,一是劳动教育。父母每天都在干活,他们住的房屋前面有个小院,加上大姐家的小院,弟弟家的小院,这三个小院都开成了菜园。刚开始,姐姐和弟弟把小院弄成花园,种上花。后来在父母的建议下,先是拿出一小块地种了一点常吃的菜,想吃就到院子里薅一点,方便得很。后来菜越种越多,已经喧宾夺主了,花只在角落里剩下一席之地,花园已改成了菜园。春天,父亲帮着把菜种到地里。下雨的时候,父亲还会在院子里摆上一排盆、桶,储存雨水留着浇菜用。他说,用雨水浇菜

好。父母不嫌累、不嫌麻烦,年复一年,忙忙碌碌,身体结实、有劲,精神头也好。在产菜旺季时,菜都吃不了,就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。二是节约教育。父母深知劳动的辛苦,即使后来进了城,勤劳和节约的习惯也没有丢掉。他们的节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做好的饭菜一定要光盘,一点也不能浪费。坏了的饭菜,他们都埋到菜地里,当成肥料。有一天做晚饭,我洗蒜薹时把蒜薹头部一部分掐掉了,父亲知道后把我好一顿批评,他说:“浪费就是犯罪你知不知道?就应该让你尝尝挨饿的滋味……”

除了这些,父母身上还有着其他的优良品质,比如宽厚、善良……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,让我受益终生。

新手上路

王珉

经过三个月驾校师傅的严格培训和车管所的标准考试,我终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驾照。在签名领取驾照时,我内心万分激动,手抖个不停。

回家后,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去试驾大众车。母亲拿了压箱底的钱给我买了这辆新的德系车。我有惊无险地开到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交警李叔叔的楼下,问他肯不肯做我的陪驾。他二话没说,兴冲冲地和我上了车。李叔叔冒着“生命危险”陪我,让我很是感动。

暮色四合,正是交通高峰期。我死死地把着方向盘,双脚忙得不亦乐乎,车子像青蛙似地在路上一蹦一跳。我在车流中左躲右闪,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让李叔叔帮我看着后视镜,看交通指示牌。令我诧异的是,平时再熟悉不过的街道,此刻我却晕头转向,不辨东西。十几分钟的路,从夕阳西下兜转到华灯初

上才到达目的地。不过,我还是蛮开心的,毕竟是第一天拿到驾照,如此不菲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。

翌日,我自告奋勇送李叔叔回乡下,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住在城郊。一路上我也不敢开太快,40公里的路走了足足两个小时。尽管有一次急刹车差点磕掉李叔叔的牙,但他还是夸驾校教得好,我开得好。原本我们说好下午就回城区,禁不住他父母的一再挽留,于是吃了晚饭才走。我知道夜间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要开远光灯,可我的车跟教练车的开关设置不一样,方向盘上的组合开关差点被我拧断了,还是感觉灯不够亮,心里一直嘀咕:乡下的路灯就是暗。一路上,李叔叔坐在副驾驶上帮我看着路,一点不敢懈怠。就这样我们摸着黑,一路开到看见城市灯火,并将李叔叔送回家,我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后来,我自驾到其他城市才搞明白,原来我一直就

没找到远光灯旋钮的位置。

此后不久,我驾车眼看着就要到自家小区大门前的十字路口,绿灯亮了,我把离合器一松,汽车熄火了!我重新发动车,还是一松脚就熄火,如此反复十多次,后面的车排成了长龙,催促的喇叭声此起彼伏。我越急越慌,越慌越急,越急越走不了。我又急又羞,满头大汗,恨不能把车抬到路边。正着急时,窗外出现一张愤怒的脸:“你差点碰了我的车。”我赶紧说:“对不起啊!”那哥们见我态度不错,不好意思发火,还说让他试试。他一上车,车轮就滚动了,车子稳稳地停到了路旁。

谢过那位哥们,我重新上了车。恍然记起,我曾看到一些新手车屁股上贴“越催越慢,再催熄火”的卡通标语,还真不假。

新手上路,笑话百出。但是,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安全这根弦,因为这两个字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。

迎春连翘

杨文革

一丛金灿灿的花儿,绽放在春日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中。明亮的黄,把我吸引。花朵成簇,缀满柔韧的长长枝条,清雅芳香。站在花丛中,仔细端详。花枝是褐黄色的,花瓣是四瓣,像垂挂的小灯笼,一朵挨着一朵,连缀在一起,形成一条条黄色的丝带,随风飘动。

哦,这不是中药连翘吗?《本草纲目》上记载,连翘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功效。花、叶、果实都可入药。属于灌木,因连翘的花朵形态如古代的连车和翘车,因此得名。

连翘和迎春是一对金光闪闪的“姊妹花”。以前我经常把连翘和迎春混淆。因为它们都是在春天开出黄色的花,远远望去,金光灿烂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了它们之间的区别,迎

春的枝条是绿色的,比较矮小,叶是三片小叶,六个花瓣,而连翘枝条是褐黄色的,比较高而且凌乱,叶是单叶,四瓣花。连翘野生的比较多,那些长在山间地头、公路两旁,一片金黄的大部分是连翘。

“春来早在枝头报,芬馥春朝又绽花”。人们关注迎春花的绽放,对于连翘花却并不在意,即使这样,连翘花依然缀满枝头,迎春开放,把那抹金黄和芬芳奉献给人间。

几天后,我路过公园,看到路旁有一棵弯曲粗壮的大树,树下是一丛黄灿灿的连翘花,两条长长的藤蔓竟然爬到了尚未发芽吐绿的枯树上,远远望去还以为是在树上绽放的花。微风拂过,花随风动,幽幽的花香从高树上飘散。此景相映成趣,甚妙。